

青玉案

## “Z世代”文化画像

“Z世代”一词最早流行于西方,用以指称出生于1995—2009年的一代年轻人,又称“网络世代”“互联网世代”。尽管“Z世代”们年纪尚轻,但相比于其父兄一辈,他们在社交网络中更为活跃,群体身份特征也更鲜明,这与当下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。

在“Z世代”身上,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包容性,另一方面则是日渐明显的排他性,这种包容性和排他性,本质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,其根源在于“Z世代”特殊的成长环境和生活方式。和互联网同期成长起来的“Z世代”,天然地与现代科技更为亲近,并因此拥有更多的信息摄入渠道、更快的信息获取速度和更广泛的信息来源领域;同时,庞大的用户基数使得网络上所传播的价值观念更为多元,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和匿名性又极大减轻了真实社交生活的身份负担,宽松的网络环境为“Z世代”的自我表达提供了异常便利的条件。“Z世代”们正是在这样丰富而又驳杂的时代背景中,一边敞开怀抱拥抱世界,对一切传统和新生事物都来者不拒;一边又在无形中构筑起与前代人乃至同代人之间的高墙壁垒,无数亚文化潮流和“圈子”的形成即是例证。大批量的、碎片化的、泥沙俱下的繁杂信息,在“Z世代”的头脑中过滤、混合、重组、再生,然后以更强劲、更新颖、更自我的姿态输出,旁观者能够从中看到新生一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,也会因其汹涌的势头而感到担忧。

研究“Z世代”,无疑是难的,大大小小的文化现象嵌套叠加,不免让人眼花缭乱;但它无疑又是必要的,“Z世代”面目表征了当下时代的面目,“Z世代”的发展预示着当下青年文化的走向。本期话题邀请到青年学者汪永涛、王文静、卢荻聚焦“Z世代”文学及亚文化现象,从形成机制、美学特征及思想价值分析入手,对“Z世代”的诗歌小说创作、网络文学社区互动、亚文化症候等进行研究。或许只有深入“Z世代”的世界去一探究竟时,才能与当下时代和社会的真实面貌及其运行机制更近一步。

——主持人:罗建森



王文静,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,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高级访问学者,出版专著《你好,镜头》。

空间相结合的时候,体验和互动成为“Z世代”的基本文学趣味。一方面,代人的网感和爽感在他们登上网文舞台后迅速升级。如果说“70后”“80后”多少还接受着武侠、言情小说的影响,保留着对故事节奏和情感逻辑的传统式理解,那么支

撑“Z世代”网文世界观的则是伴随他们成长的游戏逻辑。计算机的程序法则教会他们打游戏的同时,也教会了他们如何把读者变成玩家,因此,“Z世代”比前一代人更懂得怎样“埋梗”“圈粉”,并创作出连结作家和读者双方体验的故事人设。《我真的不是气运之子》中的主角沈天穿越为厄运连连的皇子,作者云中殿赋予废柴主角的反套路逆袭为该书大量圈粉。

另一方面,多形式互动是“Z世代”在网文世界的行为表征。互联网的即时互动性决定了网络文学的社区化特征,其商业性激发了网络文学虚拟社区的活力。“Z世代”愿意购买自己喜爱的作品,付费本身就是对网文文本的积极反馈。《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》显示,现象级网络小说《诡秘之主》获亿万订阅、千万推荐、百万打赏,打破了网络文学20年的纪录;《万族之劫》作为2020年度读者打赏数额最高的作品,在平台拥有827位“盟主”(打赏作品超过1000元人民币的读者)。当然,购买不是终点,因为阅读本身不是目的,他们作为读者,还会以极高的热情主动自发地参与评论,对剧情人设进行吐槽,在作者看到书粉反应的同时,书友之间也产生了密切互动,他们签到、收藏、推荐、转发,甚至专门建立群/小组,除了文学网站的评论区,“Z世代”对于作家作品的交流遍布百度贴吧、微博、B站、豆瓣、知乎等社交平台。会说话的肘子的《大王饶命》是网络文学史上首部拥有150万条评论的作品,其单章的评论量就超过1.5万条,而这在网络文学诞生之前是无法想象的。

当然,“Z世代”对网络文学的意义远不止这些,相较于付费打赏和吐槽评论,衍生创作最能体现他们对文学生态的影响。因为这意味着文学领域中“你写我读”的单一模式被突破,“Z世代”不仅从读者转变成用户、粉丝,还进一步从粉丝转变为作者,“交互性”渗透到网络文学最基本的供需结构中,并实现了身份转换。无论是《诡秘之主》的衍生画作还是《庆余年》《赘婿》等爆款网文的同人小说,从读者到作者的身份互换证明了网络社交是“Z世代”的刚需,其在网络文学中的表现就是对创作的更高参与度,其价值在于,高参与度正在为网络时代的文学转向提供更多可能。

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代表群体,“Z世代”生在市场经济下,长在互联网络中,他们对于科学技术和新兴媒体的信赖是这一代人打破权威、去中心化的思想基础。通过10年左右的努力,他们在更开放、更公平的网文生态中获得了破圈的能力,那些“真金白银”的认可背后是他们“真刀真枪”的创作能力和真才实学的知识积累,头部作家获得的所有鲜花和掌声都是源于他们的作品,而与身份、职务、学历、社会关系一概无关。一切身份权威在“Z世代”的面前都被解构了,“写得好”才是唯一的“成神”之路,他们面对文学的勇敢和坦诚值得每个人尊重。而人们对于“Z世代”的认知或许还是有些表面,他们时尚前卫的追求和热情主观的情绪常常被冠以缺乏成熟、不够理性、过于自我的消极评价。但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,“Z世代”用行动证明着“放纵不羁爱自由”,也正在迎接属于他们的海阔天空。

## 新力量

# “Z世代”亚文化中的自我表达与群体认同

汪永涛



汪永涛,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,《中国青年研究》编辑,研究方向为青年文化。

三是,“Z世代”亚文化呈现资本转向。在移动互联网的背景下,“Z世代”的亚文化生产和消费内在于平台资本。资本将亚文化整合进消费主义逻辑,其背后有专业的运营团队,亚文化消费越来越向专业消费市场转型,并且越来越重视流量和数据,而流量和数据背后都是依靠粉丝的消费支撑。游戏策划考虑的是留存率、日活、在线时长、付费金额等数据,网络小说看的是留存率、阅读转化率、收藏率等数据。对亚文化的评判标准越来越脱离文化内容本身,而是强调数据为王。平台又通过各种消费策略将粉丝数据与消费挂钩,从而评判标准变成了粉丝的购买力,这就导致内容生产质量的良莠不齐。

“Z世代”通过亚文化的生产和消费,进行着鲜明的自我表达。在普遍的阶层焦虑和教育焦虑的背景下,“Z世代”希望寻求一个自我的空间。无论是偶像、文学、漫画、游戏,都给他们制造了一个个幻象与异托邦,通过沉浸于此,他们能够暂时逃离现实空间,摆脱社会性自我,即从社会所构造和规划出的主体性中得以逃遁和解脱,暂时脱离那通常占据着它的主体的社会政治,满足自由的自我欲望。他们在参与亚文化生产的过程中获得快乐和满足,个体也正是在取悦自我的过程中去表达自我、彰显自我、补偿自我、治愈自我。

除此以外,“Z世代”亚文化圈层也在寻找某种共通性的情感寄托。对于“Z世代”而言,一方面,学业、就业竞争加剧,日常生活单调、乏味、内卷;另一方面,阶层跃迁越来越艰难。这代人对自身命运的掌控感、对取得成功的强烈欲望,在现实生活中难以释放。偶像的出道、游戏的升级打怪、小说角色的一路变强等,让他们找到了情感的投射物。他们会将情感投射到虚拟角色或者真人偶像身上,参与角色的养成、偶像的塑造过程,由他来实现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,从中体验到巨大的成就感、满足感和控制欲。这种正向反馈,会不断地增加粉丝黏性和情感依赖,进而建构出一种虚拟亲密关系。不管是动漫人物、虚拟偶像,还是游戏角色、小说角色,都充当了他们的情感寄托物,这些物品成为陪伴他们成长的回忆和精神需求,这种长期的陪伴,是个体获得幸福感和归属感的的一种方式。

实现群体认同和归属感,也是“Z世代”亚文化圈层存在的重要意义。“Z世代”大多

## 时空翻转、词语游戏与一代人的写作策略

卢荻



卢荻,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。

自行打破固有“界限”,从而获得既可以保持相对独立、又可随时交互叠合的能力。相似地,在另一位诗人那里,网游、神话与现实时空同样消解了彼此之间的边界,无条件地贯通起来、连成一体:“风从五脏六腑中吹出来/冻住了晃动的时空/那天地翻覆的一声巨响//天下的悲欢与血/在火里熔炼出一朵金莲花”(吉云飞《不周山》)。另外有些时候,时空转换则是借助于人的力量实现的,譬如借助于腹中胎儿的想象:“四处锣鼓喧天,这不是喜悦之地/我还未走入人世/待会儿落地的哭声,根本不能作数//那些祝我今生幸福的/锡箔纸上金玫瑰,只字不提我的来处”(楚茗《锡箔纸上金玫瑰》)。在这里,“我”由胎儿变为婴儿、从“腹中”进入“人世”,一场时空穿越之旅便完成了。

这些诗歌向读者描述时空关系的同时,也表露了它们的另一共性:词与物之间的碰撞。更确切地讲,写作者为了达到特定的修辞学效果,不吝于在同一事物上连续性地变换语词,包括刻意制造词与物、词与词间的矛盾。以楚茗的诗为例,诗中先是以“不是喜悦之地”表明胎儿不愿降生,接着用“锡箔纸上金玫瑰”这一华丽的语词指明旁人对于新生生命诞生的欢喜。前后措辞上的反差赋予婴儿降生这事以强烈的吊诡意味,也相应地增加了诗歌的讽刺效果。青年诗人张朗则将注意力集中在一只普通的酒杯上:“昨天,朋友笑我扬言戒酒的假言/我说,无非是不想和自己过不去,也无非是/不想和这世界就这样过得去/酒杯里,酒面微微倾斜着。它上接虚无/它里面,是一个倒立的世界”(张朗《酒杯》)。作者接连道出了“扬言”和“假言”、“戒酒”与“不戒”、“过得去”和“过不去”、“我”与“世界”、“虚无”和“实在”与“倒立”这一系列矛盾,本质上应是想用缠绕的语词来营造某种了然无序的诗歌情境。再如渡澜的中篇小说《三丹姐姐的羽毛》,此文更是将把玩语词一事贯穿于始终,一度陷入拘文牵义的危险:“三丹姐

姐有着凶猛的家庭感情”,“扎那思念姐姐的痛苦心情,已经精致考究得无法被他自己所忍受”。显而易见,“感情”之“凶猛”、“心情”之“精致考究”的确违背了汉语的表达习惯,而这或许为作者力求悖谬的结果。

对于这一代人的写作而言,时空跳转隐含着创作者思维活动的不断跳跃,词语游戏则反映了创作者为薄物细故重新命名、赋形的强烈意图,因而两种策略实有同样的指向,即一种疏离既定事物和宏大命题的心理惯性,既定事物和宏大命题大多数时候无法获得Z世代文学世界中的核心位置,只不过是推进创作本身的普通环节。因而,在Z世代眼里,素以历史写照著称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也褪去了往常的社会历史“旧装”,换上了时髦的网络“新衣”：“天灯有玻璃和熔岩的构造//浮动在云杉画舫推开的窗格//几枚闲棋子散落汴京这颗流星//五百元月租的服务器儲着千秋梦”(王子豹《入图——观游戏(我的世界)中复刻(清明上河图)有感》)。

根据这种有限的观察,也可以说,历史及其凝聚的民族性在Z世代的文学世界中并没有被完全和彻底地剔除出去,却也不像未提“骆驼”那样,得到了某种文化且深刻的表达。作为一个旧有的宏大命题,历史与民族在他们的写作中边缘化地存在而不自我显形。这种情形诚然映现着Z世代文学的独异气质,但正如前文所提,民族历史担当至今中外许多大作家的共同思想经验,在“面临巨大历史转型”的当下时代里,民族历史书写或许会显得格外有价值 and 意义,不啻为Z世代写作者们今后努力的重要方向。

## 『后浪』总会成为『主潮』

王文静

“Z世代”这个概念的内涵曾经发生变化,上世纪末被用来指称最后一批“80后”青年,但它真正以现在通行的含义在文学现场亮相,则是2018年的《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》。当年,网络文学用户增速最高的部分就是他们——出生在1995至2010年间的人。2020年五四青年节,演员何冰在B站用一场题为《后浪》的激情演讲为“Z世代”打“call”,从“Y世代”的视角完成了一次聚焦青年的速写,也助推了“Z世代”进入大众语境。前不久,阅文集团发布的《2021网络文学作家画像》显示,该集团旗下网站年度新增作家80%是“95后”,网络文学创作迎来了名副其实的“95后”时代,“Z世代”凭借实力和速度从崭露头角走到舞台中央,进入到属于他们的当打之年。

近年来,网络文学的作家群体和读者用户都表现出明显的迭代,年轻化成为网文世界的新趋势,“Z世代”已成为网络文学在创作和消费两个层面上的主力军,改变和塑造着网络文学的时代样貌。在中国作协2021年9月发布的“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”中,我会修空调、枯玄、柠檬羽嫣等一大批“90后”“95后”作家入围“新人新作榜”;在艾媒数据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男(女)频作家影响力榜单中,齐佩甲、黑夜弥天、荣小荣等多位“95后”作家榜上有名;我会修空调的《我有一座冒险屋》、云中殿的《我真的不是气运之子》助力他们“一书封王”冲出了“大神霸榜”的重围。

除了现象级网络文学作品的问世和“大神”级作家的诞生,“Z世代”显示出开始主导网络文学用户的整体趋势。他们擅长交流互动,付费习惯良好,乐于以“同人文”等形式进行衍生创作,在题材、话题和影响力上打上了鲜明的主体性印记。时至今日,网络文学从最初的玄幻、穿越、军事、校园等基本题材类型已发展出了科幻、体育、电竞、职场、传统文化、娱乐等几乎涵盖青年生活领域全部内容的20余个大类、200余种小类;“次元系”“马甲文”“系统流”“无限流”等新型不断优化和刷新着网络文学的内容生态。“Z世代”在网文领域中表现出了更前沿的文化嗅觉和更广泛的生活体验,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用户关注。

不难发现,在“Z世代”重构网络文学当代景观的表象之下,是他们对社会流行文化趣味和青年亚文化内部结构的不断更新。作为互联网原住民,他们不再像网络文学“拓荒一代”一样把网络理解为传播工具。“Z世代”所拥有的是互联网时代的生活模式,正如麦克卢汉所说,新的传媒不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,它们就是自然。

1995年,中国开始逐步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,同年中国成立了第一家互联网公司。作为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同龄人,从“Z世代”记事起,“上网”就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。技术革命与媒介迭代渗入他们的日常生活,使他们成为具有互联网思维的“网生一代”,在互联网的媒介属性和产业属性的共同塑造下,被称为数媒土著的“Z世代”个性鲜明、爱好广泛,注重精神体验,易受兴趣驱动,是既有强烈的自我表达能力,又有强大的互动和消费意愿的“斜杠青年”。

在“Z世代”看来,获得知识和意义并不是文学阅读的唯一目的,特别是当文学阅读的主体、对象、内容和方式全部与互联网这个无限的媒介